



# 教養人才從心做起——

## 法律學院蔡明誠院長專訪

採訪／林秀美 照片提供／法律學院

**法**律學系蔡明誠教授於去（2006）年8月接任法律學院院長。這位臺灣「無體傳輸」法律的專研者，指出「人，才是問題」，強調大學應以培養人才為中心，臺大更應以教育一流學生自許，才不負社會期望。

### 大包圍閱讀+碰撞思考

「法律系不是我的第一志願」，這麼說並非自滿，而是受到大他9歲的兄長蔡明哲（本校農推系畢業，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）的影響，年輕時著迷於理論，不過，大二即有所「醒悟」，蔡明誠開始用心鑽研法律本科。他的學習方法十分有效率：第一不翹課，「我大學四年從不翹課，只請假兩次，一次是我哥哥結婚，一次是為了班上活動去拉拉山勘察地形」。他說只要上課專心，考試根本不必操心，而且成績其次，「找問題」才重要。所以，多數同學只有一本《民法總則》，他卻有十多個版本，為的就是要同中求異。他還自我要求自大二起每年寫一篇較長論文，投稿在《臺大法律學刊》，透過寫作磨練分

析的能力。

他剖析自己的學習策略為「大包圍」：廣泛閱讀，不偏廢任何科目。「大包圍」是奠基，要深入學術奧義，則需要「碰撞」思考；靈感則來自丁肇中的「粒子」。「在我寫碩士論文時，丁肇中獲得諾貝爾獎，他的研究是讓兩個基本粒子碰撞，我想法律也可以，所以我拿民法、勞工法和專利法做比較，從這三個立場不同、甚至互有衝突的法律當中，激盪出新的領域，這才有後來智慧財產權的研究。」

回顧個人生涯，他慶幸沒走錯路。「我沒有刻意地規劃人生，只是很努力的唸書，而教書和研究有創造、也有批判，十分適合我的個性。拿到學位回國後，臺灣正與美國進行智慧財產權談判，剛好派上用場，所以別人常說我讀對了。」他強調要登高望遠，千萬不要盲從，爭相擠熱門領域，而且要有「人家趕流行時，就是離開的時候」的認知。

曾陳明汝教授的臨門一腳



當年是曾陳明汝教授引領他投入冷闕的智慧權研究。「當時她開了一門課『工業財產權專題研究』，討論1970年代剛成立的歐洲專利局，才上課一個月，我就決定請她當指導教授。我思考的是區域整合的問題，企圖建立一個專利權保護的亞洲共同機制，這需要做比較研究。」在那個網路科技尚未發展的年代，他到圖書館「翻箱倒櫃」了幾個月，終於發現1957年德國就有〈受雇人發明法〉；他遂以此為基礎，比較了德國、瑞典、英國、美國、奧地利、瑞士、日本和東歐地區共產國家的專利法或特別法，完成了碩士論文「受僱人發明權益之研究」，首開深度研究該交錯領域問題的先河。

在曾陳明汝教授的指導下，燃起了蔡明誠對學術的熱情，只是父親突然過世，留下悲傷的母親和經濟壓力，讓他打消了深造的念頭，直到恩師打來一通電話，鼓勵他申請德國獎學金。這臨門一腳，督促他踏上留學之路，於退伍後當年底前往德國留學，並於4年後學成返國。

「我到德國順利取得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學位，除了要特別感謝曾陳明汝教授外，還要感謝國發所張志銘教授，他幫忙引薦德國指導教授著作權法及競爭法權威兼德國Max-Planck研究所，及慕尼黑大學工業財產權、著作權暨競爭法所長Gerhard Schricker教授。當時德國及國際間已開始關心電腦程式著作權問題關係，Schricker教授即是著作權權威，並熱心安排有機會於Max-Planck研究所研習並利用豐富各國比較法資源，加上在出國前就積極蒐集資料，先做初步了解，所以使留學生活更加順利。」有充分的準備，當機會來時才能精準地把握，就在此因緣際會下，他專攻與「無體傳輸」相關的法律；就是時下最in的智慧

## 蔡明誠 小檔案

### 現職：

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兼院長及法律學系系主任

### 學歷：

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

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士、法學碩士

### 經歷：

獲第一屆傅斯年獎（2005）

2003年7月至2004年1月美國華盛頓大學（University of Washington）法律學院訪問學者（Visiting Scholar）。

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私立世新大學等兼任教授。

1988年至1989年獲得德國Max-Planck Institut 研究獎學金。

1985年獲得德國Hanns-Seidel Stiftung 獎學金赴德留學。

法院書記官普通考試、司法官特種考師及律師高考及格

### 主要研究範圍：

智慧權法（著作權法、專利法、商標法等）、媒體法、民法物權、科技與法律



■蔡明誠院長是臺灣研究智慧權法的專家，他強調要不斷向自己挑戰，才不會耽於現狀。





權、資訊法及媒體傳播。

### 專研智慧財產權法 20 年

1989 年底返臺，先在政大教書，1992 年回母系服務，教授智慧權、專利法、商標法等，當下已被奉為臺灣智慧權的大師。對此，蔡院長謙遜地表示，「無所謂大師，有這種想法反而會阻礙進步，『學而知不足』，我定義自己是研究者，常提醒自己要不斷地挑戰。我在『專利法』第一堂課都會問學生修課目的，是爲了湊學分？興趣？還是來挑戰？法律是具體抽象化、抽象具體化的構成，研究者要探討的是權利本質和權利體系，不只是解決眼前問題；所以要拉高視野來思考，不能當跟隨者，要做創造者。」爲了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，他總會開一長串書單，要他們不能只看一本書。

他對智慧權法變遷的看法，充分體現出他做學問的態度。「影響智慧權發展的關鍵因素有兩個：技術與社會。從 1990 年以來，網路及資訊科技的發達，造就了部落格、網路商店的崛起，大大地改變了人與人互動的型態；法律不外規範人與人的關係，一旦無法用道德約束時，法律就要介入。我雖不主張個人之著作權，不過只要人類知識創造的價值被肯定，就需要智慧權法；基本上，智慧權法不會消失，而是會隨著數位時代與日俱新，有朝一日也許由特別法轉成普通法。」他還突發奇想，將法律立體化，要探究智慧權的第四空間——時間動態。「一般人多以為法律刻板又保守，我則隨時在找尋新議題，思考、批判，這是讓我保持創新的動力，也提醒自己不要眷戀過去；唯一的缺點或許是：研究成果不容易累積。」

除了專長的智慧權法，他還「不務正業」地教了十多年的「物權」，直到接任院長後才換手，

向來愛「思想碰撞」的他，這會兒正在思考如何讓物權和民法碰撞出新領域。另外，近年參與頗多的原住民法律則是偶然。因著研究原住民抽血檢驗的權利意識及助理的原住民背景，讓他開始關心初民部落的創作成果，繼而參與〈原民智慧創作成果保護法律〉的研擬。「法律是一種互相尊重的機制，從歷史研究發現，近來對原住民智慧權是否有立法保障，深受國際關注，個人在協助原住民委員會研擬法案時，將原始團體之權利建構傳統「總有」概念上，如日本民法的入會權，日爾曼的集體所有權等觀念，我則從『物權』來思考。共有之類型，學理上由物權法歷史發展觀察，可分為三種：分別共有、共同共有（合夥）及總有，後者指的是部落成員共享，取得身分則可享有共有之權益，若喪失身分即自然失去；我認爲頗符合原住民社會價值觀，所以採用此一概念來立法。」

### 建立制度促進實質國際交流

除了個人研究卓有成就外，秉著服務的心情，蔡院長熱心參與校內教務、學務、總務和研發等十多個委員會，協助制定完備的法令規範。自表選院長不在生涯規劃之中，但有感於臺大法律學院正處於變動階段而當仁不讓。未來幾年，法律學院最大的改變在空間，「感謝富邦及國泰金控的贊助，新大樓已於 95 年 10 月初動工，預定 97 年 4 月完工，屆時法律學院將遷至校總區。」他說遷院才是挑戰的開始，他的任務是如何讓軟體配備、課程教學和行政服務也能有新大樓的水準，也要讓黑森林成為臺大的「深思園區」，期待森林步道成為「哲學之道」。

至於國際化則更是院務推動重點之一。目前與法律學院簽署合作交流協議的外國大學有 26 所，遍及中、日、美、德、荷、奧等國，韓國的首爾

大學也正在洽談中，並常有國外著名大學來訪。「交流計畫貴在精不在多，頂尖大學固然是標竿，其他大學也有強項可供學習，如即將來臺大訪問之德拉瓦大學在公司與證券法律頗具名氣。期待未來建立制度後，可加強實質且持續性的交流，讓雙方互蒙其利。」

學生方面，目前交換生較為頻繁的姐妹校為美國印第安那大學、日本北海道大學及荷蘭自由大學等。現有外國學生約30人，分別來自美、日、澳、德、英、韓、瑞士及蒙古，每年維持9人的穩定成長。惟英文授課課程為數不多，亟需增加，才有條件招收更多外國學生。「我指導過兩名日本碩士班學生，一個留在臺灣嫁作人婦，一個回到日本後很快就找到工作。這位回日本的學生告訴我，面試時主考官問他為什麼到臺灣念研究所，他說他想學中文，希望有新的嘗試，結果在激烈競爭下，卻因來臺灣留學而優先被錄取，聽到此事，心裡如同自己錄取一樣喜悅。」最近，美國在臺協會有意與學院合作，蔡院長希望藉此加強行銷美加，期待未來有更多美加學生來臺學習法律。另外，即時更新英文網頁，提高被搜尋的機率，也能擴大能見度。

### 慎選標竿才能邁向一流

至於邁向國際一流大學的標竿，雖早已設定日本京都大學及澳洲墨爾本大學，然蔡院長表示，以交流現狀來看，不必然只鎖定這兩校。「臺灣有排行迷思，其實除了表面數據外，還可以從其他角度來思考。有的學校在設備或某些領域有所長，也值得我們擷取；再說，沒有一所大學的所有領域都是標竿，臺大法律系向來側重傳統，所以傳統領域以京都大學為標竿是適當的，但新興法律部分，可能有其他大學更合適。」換言之，蔡院長強調要「適性」選擇標竿，才能真正達到



■ 在追求學問的同時，臺大也曾自外於社會現實，圖為1970年代臺大法學校區學生關注社會民主運動之熱情表現。（翻攝自《榮耀與分享——臺大六十週年特刊》）

預期目標。

第一年「五年五百億」計畫，法律學院獲得千萬元補助，有效激勵老師們提出更多研究計畫，蔡院長肯定其對學術能量提升有一定助益。「如何讓老師能有更多研究成果產出，同時提升教學品質，是我的兩大責任。」他的具體做法為建立分配機制，公平分配資源，讓每一個領域都有發展的機會。

惟可資新聘員額過少，恐成為整體發展的隱憂。蔡院長表示，法律學系歷史悠久，在課程架構上如法學基礎、司法、財經等次領域，均已趨於成熟，並積極與工程、醫學等領域做結合，以提高學生的競爭力為課程規劃核心。「現有41名專任教師，本來還剩7個名額可用於新聘教師，但因進修推廣部停招，原有6個員額收回後，僅餘1





個名額，如此對院的發展會有限制。在有限的員額下，要開發新課程，只好採取變通辦法，如與工程、醫療等相關法律，就請相關系所支援，但這非長久之計，如何尋求突破，是我未來比較大的挑戰。」

### 臺大要教育一流學生

「一流的學生出社會後也要是一流。」這是蔡院長對自己身為臺大教授的期許。「常有人說一代不如一代，我覺得不要比較，年輕人的壓力不比我們小。今（2006）年家長會，有位媽媽很憂心地問我『院長，我小孩進臺大後都很忙，他說他都在圖書館念書，他真的是在念書嗎？』我說你寧可相信他在念書。我基本上認為臺大法律系學生算是用功的，因為有國家考試的壓力；我會告訴他們把國考當做是進階，考上不難，重要的是如何做一名好法官、好律師。」

為培養適任法律人，日本的大學擬取消大學部，只招收研究生，至於臺灣該如何改革？蔡院長以國內現況觀察，認為雙軌並進是衝擊較小之選擇，即大學部仍繼續招收高中生，另一方面增加研究所錄取名額。「輿論以為法官太年輕，沒經驗，所以容易誤判，我認為問題不在年紀。司法不能只在法律概念打轉，而是要契合社會事實，所謂事實，不是字面意義的理解，必須考量

人事時地等因素；這需要兼備倫理法則、經驗法則和社會體驗的素養，才能判得合乎社會期待與法理。」他主張大學可以增設課程與法官專業銜接，以強化其社會觀察力、對特殊犯罪類型的了解以及獨立分析批判之能力。但也要培養能堅持理想，有豐富社會經驗，又不偏頗事理的人才，除了改進法律教育制度，個人學習態度也很關鍵。

為了拓展學生視野，他會帶學生參訪鶯歌陶瓷、十三行博物館和科學園區，意在增加他們的體驗，多方製造激發新想法的可能。他認為學生本身應主動接觸其他領域，以彌補社會經驗之不足。他說自己在學時每週都會聽一兩次演講，不只是吸收專業知識，也在萃取名師的生活智慧；對於現在的學生不聽演講，他感到不解。

### 結語：教育從心做起

「我知道很多朋友對法律系有負面評價，我們會檢討，但不能一概而論。」蔡院長認為，要對品德有所涵養，得從內心、觀念和生活上做起才有效，所以老師除言教外，身教更重要。「臺大的老師應有風範，要告訴學生不要急功近利；這不是課堂上教得出來的，而是生活實踐和觀念的問題。現有主張要把法律倫理列為必修課程，我贊成，但在上課之外應要求身體力行，否則流於形式。我常說教育有三個概念，一是專業，二是品格，三就是『人，才是問題。』社會給我們一流的學生，為人師表應自我砥礪，教出一流的人才。」他將院定位為溝通的平台、服務的界面，致力於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，藉耳濡目染、收潛移默化之效。總之，大學最重要的功能在教養人才，他希望在院長任內，讓臺大法律人更有能力面對外界挑戰及引領社會實踐理想及願景。■（本期本欄企畫／法律學系詹森林教授）

